

木  
几  
冗  
談

彭汝讓  
著

中  
華  
書  
局

# 木几冗談

青浦彭汝讓欽之著

半窗一几。遠興閒思。天地何其寥闊也。清晨端起。亭午高眠。胸襟何其洗滌也。軒冕而敬。僞也。嗾就而愛。私也。

清淨內常近一團天理。鬧熱處便着千種塵囂。

窮而窮者。窮于貪。窮而不窮者。不窮于義。不窮而窮者。窮于吝。不窮而不窮者。不窮于禮。是故君子貧而知義。富而知禮。

行潔者入市而闔戶。濁行者闔戶而入市。

義則捉襟見肘。不妨爲富。不義則高車駟馬。不失爲貧。

醉者不貴公卿。乃知醉之勝不醉也。風者不避王侯。乃知風之勝不風也。

非子卿之暴少卿。不得爲知己。非蔡澤之說范雎。不得爲知幾。

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地猶惡盈。而況于人乎。

諾而寡信。寧無諾。予而喜奪。寧無予。

所不可忍者。分羹一杯之言。所不可誨者。爲官爲私之間。所不可信者。分香賣履之爲。所不可釋者。燭影。

斧聲之事所不可解者。狄梁之德武壘。所不可及者。諸葛之事劉禪。

天者偶然也。休咎徵應。若形影聲響。晝矣。休咎徵應。不若形影聲響。謬矣。是故天之道。無有。無無。無無有。無無無。貧富天壽。窮通得喪。天也。偶然也。偶然言天。至矣。

自多其名。其名不足。自多其富。其富不足。自多其能。其能不足。良賈深藏若虛。諒哉。

窗裏投蠅。有得多少。世界。隙中過騎。有得多少。光陰。

魚嗜餌而餌亡。猩猩嗜酒而酒亡。士嗜祿而祿亡。士卒嗜戰而戰亡。是故晉敗于馬。蜀敗于山。

醉者墮車。神氣不傷。真全也。嬰兒入林。豺虎不食。無恐也。養吾之形。若醉若嬰兒。至人矣。

蘇子瞻四十餘年奔走瘴厲之鄉。食芋飲水。其詩云。海南萬里真吾鄉。只此亦寧常。情易及。

事忙不及寫大一字。人以爲笑談。今文章家一句可盡。而蔓延篇什。猶歉然若未達旨趣。何異此可笑也。

臭腐之物。蠅頭嘬之。窮境僻壤。必到。氣味投也。權要之門。奔走若市。其蠅頭乎。其臭腐乎。

釋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云。常清常淨。便見天尊。儒云。塗之人。皆可爲堯舜。悟也。悟之義大矣。

唐文自八代以來。綺麗極矣。昌黎矯之。李翱諸人。擅其聲。唐詩自六代以來。纖弱極矣。子昂矯之。李白諸

人。擅其聲。故朴者朴。雕者亦朴。雕者雕。朴者亦雕。

人之德我。譬我。直至公待之。以德報怨。過矣。一飯必酬。睚眦必報。隘矣。唐睢曰。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于公子。願公子勿忘。蓋勳與蘇正和有隙。梁鴻欲殺正和。勳白之。正和得免。欲詣勳謝。勳曰。

吾爲梁使君謀。不爲正和也。絕之如初。蓋庶幾哉。

桓譚稱揚雄太玄可以準易。稱蔡邕曠世逸才。使雄終其身無擔石。邕爲議郎。奏曹程諸人不法。論棄市。當其時而死。豈不大快。

多富貴則易驕淫。多貧賤則易局促。多患難則易恐懼。多酬應則易機械。多交游則易浮泛。多言語則易差失。多讀書則易感慨。

夫鵲之聲。人情喜之。夫鴉之聲。人情惡之。夫鴉爲鵲聲。人情愈惡之。猶與王莽藏金。籛自僂周公旦。何異鴉之效鵲聲也。

名利之場。雖千里外矣。爭之如市。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真萬古名言。

秦法連坐。棄灰。子房博浪一擊。大索十日不獲。大奇矣。良遇黃石公于圯上。班馬並以黃石公爲鬼神。非也。蘇子瞻曰。黃石公古之隱君子也。

凡作文須養得一塊雄厚之氣。下筆拈來。自成一篇好議論。昔人謂李商隱爲癩祭魚。楊大年爲衲被。果然。

蔡中郎入吳。得王充論衡。祕玩以爲談助。嘗置帳中。隱處。後王朗爲會稽守。得其書。亦祕玩之。其文不逮南華遠甚。而問孔刺孟諸篇。更是迂誕。二子固非識士。

公孫弘布被脫粟。不免爲曲學。郭汾陽聲樂滿座。寇萊公溷廁燭淚成堆。不失爲名賢。

謗人者受謗者。並傾危之士。諛人者受諛者。俱側媚之夫。司馬光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只一語了卻一生。

有穴居野處。而後有宮室棟宇。有茹毛飲血。而後有滌醢醢醢。有木葉樹皮。而後有文繡羅綺。有六畜結繩。而後有書契文字。有男女無別。而後有同牢合卺。凡物其有道乎。道其有大始乎。

造詣不盡者。天下之人品。讀不盡者。天下之書。

夫人有志于功業者。有志于山林者。巢許不能爲管晏。管晏不能爲巢許。性也。故曰。鳧脰續之則悲。鶴脰斷之則憂。

賣操觚以矛戟。何異游魚于木也。責荷鋤以俎豆。何異放獮于水也。

多躁者必無沉毅之識。多畏者必無踔越之見。多欲者必無慷慨之節。多言者必無質實之心。多勇者必無文學之雅。

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名言也。老子曰。甚愛則大費。多藏則厚亡。旨哉。

行住坐臥。不離這個。這個是何物。佛謂舍利子也。道謂玄同也。儒謂道也。一言蓋三教宗旨。

燎原之火星也。干霄之木菁葱也。故曰。闢大于微。知著于細。

知白守黑。知雄守雌。老氏法門也。堅磨不磷。白涅不緇。孔氏法門也。老氏履其險。孔氏行其易。

夫學者必有專默精誠之功。然後事事可做。位天地。育萬物。亦自可做。夫藝亦然。百工而兼爲。雖工僅無

益荀子曰行歧路者不至誠然

天地之道盈者消虛者息然忘其爲消息也江河之道高者與卑者取然忘其爲與取也彼沾沾之惠察察之智角角之能隘矣

土之積也則爲丘水之積也則爲河行之積也則爲聖

芝蘭之在谷不聞而自香腥膻之在市不聞而自臭

班輸作雲梯可以乘虛仰攻墨子作木鸞飛三日不集孔明作木牛流馬能飛蜀挽粟皆古之異人

楊太尉致大鳥之異寇萊公感雷陽之竹韓文公馴鱷魚之暴司馬光隧碑毀磨大風走石皆正氣之應

古之所爲文者在創造今之所爲文者在模擬古之所爲詩者在情致今之所爲詩者在聲響

徒木非信也姑息非仁也啗啞叱詫非勇也繁縟非禮也割股非孝也故田橫非義也仲子非廉也豫讓非忠也

嗜欲者語之富貴利達則悅語之貧賤憂戚則拂衣而去好名者語之誇大參靡則悅語之恬淡隱約則拂衣而去故曰魚相忘乎江河人相忘乎道術

夫海日以石激之弗怒能容也夫呂梁其石嶙嶙其水沸沸不能容也

不善謀者適其事善謀者逆其機善乎孟軻之于齊宣王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善乎惠盎之于宋康王也曰臣有道于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也曰臣有道于此使人雖有

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也。曰。臣有道于此。使人本無其志也。曰。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驩然。其欲愛利之也。善乎。李斯之于秦王也。曰。四君者皆客之功。客何負于秦也。善乎。左師觸龍之于秦太后也。曰。甚于婦人也。

賈生吊屈原一賦。其意悲。其辭激矣。令任之公卿。未必舉炎漢而三代之宜。帝之謙讓未遑也。譽人者則欲升諸天。譖人者則欲墜諸壑。是以天下無信史。

好譽者。常誇人。市恩者。常奪人。其傾危一也。

執盈玉者弗失。以縱步失之。馳峻阪者弗失。以康衢失之。敬與不敬固如此。

大禹盜天地開闢之利。后稷盜天地樹藝之利。周公盜天地制作之利。其盜善矣。后世若阡陌繒錢間架。權酤商車兩稅青苗。何異向氏之盜也。

廉頗善飯。馬援饔餼。李靖雖老。猶堪一行。不幾于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乎。

韓非子與李斯俱師事荀卿矣。韓非子曰。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惡。則以爲嘗已。卽荀卿致亂而欲人之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已也。李斯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卽荀卿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細流。無以成江河也。學問故有原委。

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贏滕履蹻。負書擔囊。至家。妻不下衽。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至佩六國相印。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嗟乎。修富貴而輕貧賤。自家人父子然矣。

屈原之沉汨羅。賈誼之徙長沙。揚雄之投閣。潘岳之取危。陸機之見殺。所謂蘭煎以膏。翠拔以文。涖蹄之水。必無掉尾之魚。苛猛之朝。必無絃歌之俗。

自視之則見。借人視之則不見。自視明也。視于無形至明也。目聽之則聞。借人聽之則不聞。自聽聰也。聽于無聲至聰也。

治治世而用重典。治亂世而用輕典。譬如拯溺而錘之以石。救焚而投之以薪。衡無心。輕重自見。鏡無心。妍媸自見。吾心之品。隨鑒藻如衡鏡公矣。

太公少貧。賣漿。值天涼。屠牛賣肉。值天熱。而肉敗。士之未遇如此。

王莽藉口于周公。終南藉口于善卷。延年藉口于伊尹。新法藉口于周官。皆小人而無忌憚者。因喜用賞。賞不必當。因怒用罰。罰不必當。故王者無私喜。無私怒。然後賞罰平。

晏子治阿三年。治之以治。景公不說。復治阿三年。治之以不治。景公乃致賞。嗟乎。世所謂治者。以不治治之也。世所謂不治者。以治治之也。

賈生之見忌。以諸大臣不悅。而後絳侯之言入。晁錯之見殺。以諸侯王不悅。而後袁盎之譖行。語云。衆口銷骨。三人成虎。不可弗辨也。

學問之道。惟虛乃有益。惟實乃有功。

爵祿可以榮其身。而不可以榮其心。文章可以文其身。而不可以文其行。



木凡元談

大道之世。上下無貳心。直道行也。無道之世。上下有嚮背。直道不行也。